

ANSHENG NUEZISHUANGRECHUANG
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



# 赵凝 | 单身女子—— 双人床 |

生活的节拍在变，

男女间的关系也在变。

现今社会的人们，

已学会如何安排各自的生活，

包括情感方面的取舍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赵

凝

著


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

# |单身女子—— 双人床|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赵凝
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身女子双人床 / 赵凝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 
2002.1

ISBN 7-5317-5913-7

I. 单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36194 号

## 单身女子双人床

---

作 者: 赵凝  
责任编辑: 韩磊  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 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 
印 张: 8.5  
字 数: 240 千字  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: 1-3000  
定 价: 18.50 元  
书 号: ISBN 7-5317-5913-7/I·1672

---



## 序

在当今中国文坛,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,越来越惹人瞩目。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,多数出自女性作家之手。即以近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,属于女性作家创作,就有50年代人中张抗抗的《情爱画廊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铁凝的《大浴女》、池莉的《来来往往》、徐小斌的《羽蛇》、方方的《乌泥湖年谱》、林白的《玻璃虫》,60年代人中陈染的《声声断断》和《不可言说》、皮皮的《比如女人》、虹影的《饥饿的女儿》、迟子建的《伪满洲国》、徐坤的《狗日的足球》,以及渐次的走向成熟的70年代人中的郁秀、残雪、周洁茹、赵凝、等人的作品。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,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,创作彼此呼应,作品相互辉照,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靓丽的风景线。

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,造成如此的影响,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。即便是与本世纪“五四”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性作群相比,当代的女性写作,无论是作家的数量、创作的质量,抑或是风格的多样、作品的影响,都要大大超过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。

《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》在人材济济、群星闪烁的女作家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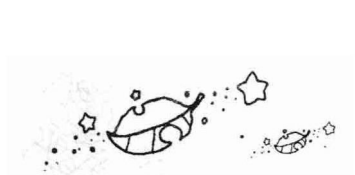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  
单身女子双人床

赵凝著



落,特别的遴选出郁秀、残雪、毕淑敏、赵凝,虹影、林白、徐坤、周洁茹。毫无疑问,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具有实力、最为活跃又最有影响的8位中国女性作家。选出她们8位,意在以个性突出又整体丰繁的文学组合,展示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实有风貌与最新水准。套用乒乓球比赛的术语来说,这8位中国女作家所组成的强力阵容,无论是单打比赛,双打比赛,还是团体比赛,都足以夸多斗靡般地摘金夺银。

愿这套凝聚了作者、编者、出版者多方劳作和多人心血的《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》的8部作品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,并为读者诸君所喜爱。


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

## 第一章

单身女子双人床  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

赵薇著

星期六夜里忽然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风。毛阳一觉睡醒，才发觉楼前楼后的所有树木，一夜间便落光了叶子。

每逢这种季节交替的日子，毛阳都感到莫名的兴奋。他坐在阳台上，正琢磨该找个人一起去吃饭喝酒，家里的电话却铃声大作。他起身去接，话筒里姐姐毛燕有些沮丧地说：“你赶紧回来，爸爸生病了。”

毛阳从自己的住处开车回去，却见七十四岁高龄的老父亲好好地坐在餐桌旁，不动声色地咂摸着白酒。老父三四年前就患有老年性痴呆，不大认识人了，看见儿子回来，竟将头扭向了屋角。

“爸还能喝酒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毛阳望着正在里屋收拾东西的姐姐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毛燕从屋里出来：“喝酒？他还能喝酒？不喝酒还糊涂呢！我给他的酒瓶里都换上了水，好在他已经尝不出味儿了。”

毛阳正想问个究竟，毛燕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看了看号码，便进屋掩了房门。毛阳走到老父身旁，叫了两声“爸”，可老父连脸都没有转一下。想起过去爷儿俩一起大碗喝酒、高声聊天的日子，毛阳觉得有几分心酸。他将酒瓶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果然是水。



待毛燕神秘秘地接了一通电话回到客厅，这才给毛阳说了昨天的事：昨晚毛燕和几个朋友到家里来谈事，已经睡下的父亲打开自己的卧室，走到客厅里就开始往下脱裤子，没等毛燕反应过来，他便掏出家伙在地板上撒尿，撒完尿后又若无无人般地回家去睡觉了。

毛阳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毛燕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还有心思笑？当着男男女女一群朋友你不觉得丢人呀。”

“有痴呆病的老人，这算得了什么。我们电视台一个同事他妈还经常给米缸里又拉又撒呢。姐，不碍事，回头我给他买个便盆放到屋里，多提醒几次就好了。”

毛燕没有说话，她望着父亲，渐渐眼圈却红了。

“怎么了，姐？”毛阳想起姐姐刚才接电话的样子，又问道，“你是不是要结婚了？你别担心，不行我就搬回来住。”

毛燕苦笑了一下：“结婚？我能跟谁结婚？…”

我去日本的签证下来了下个月开学我几天就得走了。”

毛阳吃惊地叫了起来：“哎，这是好事呀！现在出国多热，多少人打破了头往国外挤呢，连越南和非洲的使馆门前都是人满为患了。”

看着姐姐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毛阳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他拉了拉姐姐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老爸的事你别操心，有我哩。等你走以后，我就把那边的房子租掉，撤回来照顾他就行了，你就踏踏实实走吧。”

毛燕忧郁地说：“你？你要能够把自己照顾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爸爸的事，我已经在托别人找个有经验的保姆，钱我会



按时寄回来。你要是有时间，能常回来看看就行了。”

毛阳说：“嗨，你说到哪里去了。我搬回来住，那边的房子租出去，保姆费绰绰有余了。你以为在外国满地能捡钱怎么着？姐，你知道干我们电视行当的不缺钱，你要不够，我给你汇钱，千万别苦了自己。”

毛燕的眼圈又红了：“房子你千万别租，你也应该有个女朋友了。”

“有女朋友也不可能马上就结婚呀，这跟房子有什么关系？”毛阳刚说完，忽然明白了姐姐的意思。由于没有心理准备，他倒一下子脸红起来。

毛燕的手机又“滴滴滴”地响了起来，她对着话筒听了没有两句，却忽然发了脾气：“催什么命！知道了。”然后匆匆地给毛阳说了声：“我出去办点事，可能晚一点回来，你今天就在家看着爸爸吧。”说完便手忙脚乱地出门去了。

毛阳走到老父亲的身边，没料到这么一会儿工夫，他已经将一大瓶水快喝完了。毛阳望着两眼无神的父亲，想像着昨天晚上的一幕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：“老爸呀老爸，你真是应验了人家常说的那句话：抽了一辈子烟，烧了一辈子手，喝了一辈子酒，丢了一辈子丑。走走，别喝水了，今天我带您到馆子里吃饭，我再陪您喝一盅。”

走到大街上，看着瓦蓝瓦蓝的深秋的天空，踏着满地厚厚的落叶，毛阳那份莫名的兴奋又泛上了心头。他搀着孩子般的老爸进了一家饭馆，爷儿俩足足地吃喝了一通。令毛阳不解的是，老爷子看上去又蔫又呆的，可饭量酒量不仅不减当年，甚至有些见长。





下午回家时,毛阳给父亲买了一个大号的便盆,回到家便侍候老人睡下了。到晚饭时分,尹兰给毛阳的手机打来电话,想约毛阳一起吃晚饭。尹兰是毛阳新认识不久的一位女歌手,说认识,其实也只是见过一面。在毛阳眼里,她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圈里的女孩子,长相美艳,生性风流或下流。毛阳虽说对这个圈子的女人心存成见,但他平时还是乐于和这样的女人去喝喝酒、扯扯闲篇。但今天不行了,姐姐还没有回家,他不能将患有痴呆症的老父亲独自扔在家里。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婉拒了尹兰的好意,说以后等有机会再聚。

天渐渐地黑了,正当毛阳寻思是出去下馆子还是给老父亲做点晚饭时,老人的房门悄悄地打开了。只见老人做贼般探头探脑地往客厅里看了看,然后将便盆里的液体“哗”地泼向了客厅。毛阳顿时闻见了一股强烈的尿臊味。

毛阳望着孩子般懵懂不觉的老爸,不由得苦笑了起来。



## 第二章
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  
单身女子双人床

赵凝著

沿着环城西路往北，出租车很快就驶入了本市的一片旧城区。这里到处都是低矮的平房和破旧的院落，窄小的胡同两旁，摆满了小摊贩们的菜车和货筐。灰头土脸的摊贩挑夫和倦容满面的市民们拥挤其间，叫卖声、吵嚷声喧闹不堪。由于这里房租低廉，在本市一些歌舞厅、洗浴中心、按摩房里从事色情服务的外地女孩大都聚居于此，使这一带这几年间名声鹊起。前几天这里曾发生了一系列专门抢劫、伤害小姐们的恶性案件，更闹得满城风雨，人人谈虎色变。

开车的司机是个中年糙汉，毛燕一身光鲜时髦的衣服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，一路上他嘴里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。毛燕心绪烦乱，没有搭理他，以致车到目的地时，他竟然大咧咧地对已经下车的毛燕说：“小姐，车钱别付了，咱找个地方玩玩得了。”前来接毛燕的威思泰听见此话，上去将他从车中拖出来就是一顿暴揍。毛燕好不容易将盛怒的威思泰拉开，那司机屁滚尿流地钻上车，车钱都来不及要，一溜烟开车走了。等到了远处，他从车窗中探出半个身子，大声地骂道：“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你这样的傻×！花俩钱买来的破鞋，还真当宝贝了。”

威思泰挣脱开毛燕，顺手抄起半截砖头砸了过去。那粗汉脚下一加油，日急慌脑地溜了。



这本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，但戚思泰的举动却使毛燕一刹那大受感动，原本灰暗的心情一下子晴朗了起来。她柔声细气地劝戚思泰冷静下来，甚至还第一次主动地挽起他的胳膊，一起到约好的“梦月餐厅”去吃饭。

位于附近的这家餐厅，可能是这一带最高档的餐厅了。戚思泰之所以非得约她到此处吃饭，只是因为两人三年前就是在这里认识的。毛燕心里也清楚，作为文人的他，可能是需要某种已经变得不怎么流行的纪念意义。

年近三十的戚思泰是一家小报的记者。三年前，毛燕在这家餐厅吃饭时，由于丢了钱包而无钱结帐。正当她困窘狼狈之时，在另一张桌上用餐的戚思泰替她付了钱，两人从此相识，并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往。毛燕是个谨慎的女孩，那天戚思泰上来替自己付钱时她觉得他是个油嘴滑舌、专在外面搭识女人的人，猜想他肯定会送上一张名片，然后开始和自己套近乎。但戚思泰却一言未发，付完钱便转身坐下吃饭去了。是毛燕为了还钱，主动向他索要的名片。到后来和戚思泰有了接触，她又发现对方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华而不实的空话，而且平时温文尔雅，但一旦喝点小酒，就对自己动手动脚。两人之所以还能断断续续地交往下去，都缘于每次失态后他非常诚恳的道歉……现在，毛燕在已经对这个男人无法判断、无法把握的时刻，又一次被他感动，而且感动得如此彻底。

戚思泰领毛燕进到一个雅间时，桌上已点好了菜，显然他早就来了。两人坐下来，毛燕说：“你忘了点酒了。”

“我今天不喝酒。”

“今天我喝酒，也希望你能陪我喝点。”



威思泰有点意外地看了看毛燕,但还是招服务生点了酒。毛燕把两只杯子倒满,抬头看着威思泰,说:“你约我来,不想说点什么吗?”

“没有什么,你要走了,我给你送行。”

“那喝酒吧。”说完,毛燕便将一杯酒喝了个干净。

这顿饭从下午一点吃到了夜里九点。从第三杯酒开始,毛燕就像飘起来了一样,脑子变得晕乎乎的。令她无法理解的是,平时话不断的威思泰一直静静地坐着,既不说话也不怎么喝酒。有点醉意的毛燕越是拿话激他,他越变得安静甚至脑腆。毛燕甚至说了“你说,你是不是一直想和我上床”之类的话,可是威思泰只是不停地说道:“毛燕,你喝多了,你不要再喝了。”

从餐厅出来时,毛燕已经喝得绵软无力。威思泰搀着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小胡同里,满街厚厚的落叶竟让她感觉是刚刚下了一场大雪。等到了出租车上,她便倒在了威思泰的怀里,剩下的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第二天毛燕睁眼时,发现自己睡在家里的沙发上。她努力想着昨天的事,可后面的那段空白却怎么也毫无印象。听着她的动静,弟弟毛阳走了过来,关切地问:“姐,你好点了吗?跟谁喝酒这么玩命,我从没见过你喝成这样。”

“我几点回来的?”毛燕有点心虚地问。

“十点半了。”

“我怎么回来的?说什么了吗?”

“喝成那样,还能说什么呀。我叫你叫了八遍,可你死活都不进屋去睡。昨天晚上可好,爸在屋子里乱尿,你在客厅里狂吐,差点没把我折腾死。”毛阳表情严肃地说,“姐,你可不敢



再这样喝酒了，女孩子喝成这样，让人拐卖了都不知道。你到日本去孤身一人，千万得小心呀。”

第二个星期日的早晨，毛燕飞离了这座她已经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城市，独身东渡，到并不算遥远却异常陌生的日本去了。弟弟毛阳开车到机场去送她，想起自己匆匆忙忙在一周之内就办好了一切手续，甚至没有来得及给老父亲找好保姆，她内疚得流下了泪水。她拉了拉弟弟的衣领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就得你多操心了，把保姆的事抓紧。另外，也照顾好自己。”

毛阳尽管大咧咧地说了些让她放心的话，但毛燕还是看见弟弟的眼睛有了几分湿润。待进了检票口，毛燕的眼泪便断闸般狂涌而出，她甚至不敢回头再看弟弟一眼，但弟弟却在身后叫住了她：

“姐，你多保重，千万别再那样喝酒了。”

毛燕背着弟弟点了点头，几乎是小跑着向大厅深处走去。



### 第三章

都市先锋女性小说作品集  
单身女子双人床

赵薇著

尹兰没有料到,自己给毛阳打电话约他一起吃饭,竟被人家推辞了。这种事对她而言,实在是比较意外。

尹兰对自己有着百分之百的自信:一个有着姣好容貌、修长双腿和迷人曲线的南方姑娘,也许在大街上不算难觅,但如果要同时还兼有高雅超脱的举止和风情万种的仪态,恐怕怎么也算得上蓬草滩里之孤花、群鸡堆中之独鹤了。从小到大,周围无论男女老少都百鸟朝凤般的眼光,早给了她这种自信。

“凡事还真都有个例外。”尹兰放下电话,心中有几许失落。但这种失落稍纵即逝,因为在随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,又有约她吃饭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过来。尹兰从南方来到此地才不足月余,就会有如此多的老总、导演、经纪人、圈中名流和自称做朋友的人对自己群蝶绕花,她有什么理由不对自己自信?尹兰笑咪咪地拒绝了他们,她说得婉转而充满歉意,几乎使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:尹兰小姐要不是工作上无法推脱的应酬,一定会和自己度过一个浪漫快乐的周末之夜。

尹兰到后来干脆关了手机,因为她是一个决不会对自己的决定妥协或折中的女人。

夜幕已经降临,黑暗如同浓浓的雾气一般从窗户、门缝中弥漫进来,淹没了她所租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间,也淹没了孤



零零的她。由于设想中的程序出现了意外，尹兰一时竟不知道今天的晚饭怎么安排。

尹兰认识毛阳是在上个星期三。她的经纪人，袁思葶为拍摄MTV的事情，带她去见几位据说日后用得着的朋友。大家聚在一家颇为豪华的酒吧。根据袁思葶的介绍，当时在场的五人中，除一人外，其余皆为在此行非常资深的人物。这“一人”便是在市电视台做普通编导的毛阳。

大家坐定，叫了啤酒或加冰的威士忌，然后便话入正题。尹兰对这种诸如创意、风格、镜头甚至后期制做等等都不感兴趣，她知道这用不着自己费心，有人到时会把这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。她感兴趣的是这些陌生的人，从男人投向自己的眼光中解读他们内心，永远是她的乐趣。开始时尹兰并没有注意长得又矮又胖的毛阳，但那个大胡子摄像对自己目光的回避和瘦猴导演明显的谄媚，都使她失去了再去关注的兴趣。毛阳似乎不是来谈事情的，他几乎不参与意见，只是快乐地喝着啤酒，一瓶又一瓶。他在尹兰说话时，也会专注地看着她，但这种目光不像众多男人那样是锐利的一束，而是散乱的一团，让尹兰无法找到光源。

那天毛阳喝多了，到大胡子提议换地方再聊时，他摇晃着肉墩墩的大脑袋，摇摇晃晃地开车走了。另外几个男人也都开玩笑说：“毛阳这小子大概爱上尹兰了，竟然自己把自己灌醉了。”但尹兰知道，这个晚上最没有动机的人，便是毛阳。

一个年轻的男人见到自己会没有动机，这是尹兰很难见到的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，街道上亮起的霓虹灯光从窗户上照到屋



里，五光十色，变幻不定。尹兰想了想，决定独自一人到不远处的一家酒吧去消磨这个令人失望的周末之夜。

这是本市非常有名的一条酒吧街。南北长约两站地的街道两旁分布着近五十家装修各异的酒吧。花花绿绿的霓虹灯、震耳欲聋的音乐、街边向外国人乞讨的孩童和踉踉跄跄的醉汉，使这里永远像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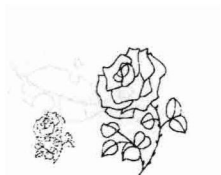
尹兰选了一家客人稀少、音乐轻柔的酒吧坐了下来。她叫了一份“可威”三明治套餐和一杯热红茶，一边慢慢地吃，一边透过阔大的玻璃窗看街头各色各样的行人。大街上火光通明，而酒吧里光线昏暗，这使尹兰觉得自己像个躲在暗处的偷窥者。这感觉使她感到兴奋和舒服。

不多久，尹兰看见窗外走来了两个人。一男一女，男的四十出头，女的是个看样子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。男人附在姑娘的耳边说了些什么，看到小姑娘一个劲儿地摇头，便凶神恶煞吆喝起来。待姑娘终于屈从下来，他这才走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，蹲下身点燃香烟抽了起来。

尹兰早就听人说过这条街上有父亲带着女儿卖淫的，虽然她对此深信不疑，但没有料到自己会赶上这么一幕，而且是如此之近，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。

明晃晃的路灯光和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光照着小姑娘，使尹兰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一张还嫌嫩稚的脸，但美丽女人所具有的那种钩眉、媚眼、枣鼻、薄唇已然定型，再过几年必会出脱得风情万种。小姑娘怯生生地倚墙而立，每有路人从身边走过，她都先看看蹲在远处的父亲，然后上前靠近两步，等路人走过，重又回到窗下的墙边。尹兰看见，姑娘的嘴一直闭着，一句逗客的话





都不会说。

看着看着，尹兰忽然着急起来。她一会儿瞅瞅躲在远处的那个男人，一会儿瞅瞅窗外的姑娘，心禁不住“咚咚咚”越跳越急。她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急什么：是希望姑娘赶紧挣到钱，免得回去挨打，还是可怜姑娘，希望不要再有人经过她的身边……尹兰变得恍惚起来，过去的回忆像梦魇的残片一般劈头盖脑从空中落下，她听见了碎裂声炸雷般一阵阵在脑子里响起，这顷刻间就使她感到了窒息。

尹兰哭着离开了酒吧。

在公寓楼的电梯里，眼睛通红的尹兰看见夜间守梯的老太太已经上岗了。她是一个古怪的老人，永远像木乃伊般纹丝不动地端坐在梯角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半透明的皮肤透着一种青苔般的绿色，看上去如同一只硕大的螳螂。

尹兰知道自己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远在南方的孙见方打一个长长的电话。